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老 年 学 者 文 库



拉丁美洲短篇小说之父：

奥拉西奥·基罗加

The Father of Latin American Short Stories

朱景冬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拉丁美洲短篇小说之父： 奥拉西奥·基罗加

The Father of Latin American Short Stories

朱景冬/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拉丁美洲短篇小说之父: 奥拉西奥·基罗加/朱景冬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ISBN 978-7-5097-3561-9

I. ①拉… II. ①朱… III. ①基罗加 (1878 ~ 1937) —
生平事迹 IV. ①K837. 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44664 号

·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

拉丁美洲短篇小说之父: 奥拉西奥·基罗加

著 者 / 朱景冬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魏小薇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黄 丹

责任校对 / 白秀君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3561-9

定 价 / 69.00 元

印 张 / 17

字 数 / 272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早在上中学的时候，我就读过奥拉西奥·基罗加写的故事。那是一本故事集，题为《大森林的故事》。书中讲述的各种动物的故事十分生动有趣，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上了大学，所学专业恰巧是《大森林的故事》原著所用的语言——西班牙语。在校期间，我不仅读了这本故事集的原著，而且还幸运地认识了翻译这本书的孟复教授，并且在孟复教授和其他老师的指导下读了一些西班牙文作品，对西班牙语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外国文学研究机构，工作内容又恰恰是我的兴趣所在——研究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自然离不开原著，所以不少文学名著须臾不离我的书桌，我更多地接触到了基罗加的作品，如《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等。此外，还翻译了他的一些名篇，比如《一只懒惰的小蜜蜂》、《一记耳光》、《鳄鱼的战争》和《爱情的季节》等。

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我愈来愈觉得奥拉西奥·基罗加是一位非凡的短篇小说家。他一生写了数百篇短篇小说，并且是按照他的《尽善尽美的短篇小说家十诫》写成的，都堪称短篇小说中的精品。国内外的基罗加研究者称他是“拉丁美洲短篇小说之王”或“拉丁美洲短篇小说之父”，这充分反映了基罗加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取得的成就及其在拉美文学史上的地位。正是这样的评价，激发了我深入研究基罗加的热情和撰写一部基罗加评传的念头。

这个念头在我心中萦绕了许多年，但苦于资料欠缺而难以实现。所幸的是，一次出国的机会如雪中送炭，给了我巨大的帮助。我去哥伦比亚做了一年的考察和研究，在图书馆、书店和书摊上寻找和搜集基罗加的作品及有关的研究资料，收获十分可观，为撰写基罗加评传打下了丰富的资料基础。

但是回国后，由于研究任务繁重，不得不把撰写基罗加评传的工作搁置起来，直到退休后才无暇顾及。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一桩多年未了的心愿终于被提上了日程。于是我翻箱倒柜，把积压了多年的资料找出来。翻阅时，顿时觉得本来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了，千头万绪，难以理清，只好从头开始，边阅读边梳理，然后草拟提纲，确立章节，动笔撰写。无疑，这是一项辛苦而繁琐的工作。好在资料丰富，需要什么便可信手拈来。经过近两年的工作，终于写完了。

这部专著包括8章40节。总的内容是叙述作家基罗加的身世与生平、他作为职业作家的诞生和成熟、其作品的死亡主题、他在异国他乡的经历、他和其他作家的关系、其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等。此外，还有《附录》——基罗加在中国纪事、基罗加的生平创作年表等。总之，这部专著以翔实的资料和客观的评述，比较全面而系统地展示了著名作家基罗加一生的经历、取得的文学成就，展现了这位小说家成长和成功的历程。

在我国，对这位名作家的介绍和研究一直处于零散状态，虽然出版了他的一些作品，如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基罗加作品选》和若干散载的短篇，但对他的研究十分不够，文章寥寥无几，专著更无一本。可以说，这部专著适时地填补了我国在基罗加研究方面的空白。

但愿这本评传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它能对我国的专业工作者、教学人员和广大基罗加爱好者有所裨益，并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这位作家的介绍和研究。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1
第一章 基罗加其人其事	1
第一节 家世、童年与少年时代	1
第二节 叛逆	8
第三节 巴黎之行	18
第四节 美洲：世界的郊区	27
第五节 无辜的好色者	37
第六节 罗伯逊和他的大家庭	43
第七节 城市中的丛林	57
第八节 尽善尽美的短篇小说家	68
第九节 最后的岁月	76
第二章 基罗加：职业作家及其写作	83
第一节 职业作家的诞生	83
第二节 从热衷消遣到专业作家	91
第三节 写作的情景	96
第四节 作家的热情	99
第五节 短篇小说写作技巧	103

第六节 基罗加的文学创作简介·····	107
第七节 基罗加的文学创作历程·····	114
第三章 基罗加的短篇小说创作·····	124
第一节 概述·····	124
第二节 《爱情、疯狂和死亡的故事》·····	127
第三节 《大森林的故事》及其他·····	133
第四节 《羽毛枕》·····	135
第五节 《钻石饰针》·····	140
第六节 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死去的人》·····	142
第七节 《在夜晚》·····	145
第八节 《母狮》·····	153
第九节 《小野马》与《胡安·达里恩》·····	159
第四章 其他文学作品·····	165
第一节 《巴黎之行日记》·····	165
第二节 《做出牺牲的女人们》·····	174
第五章 基罗加小说的死亡主题·····	177
第一节 三篇小说的死亡主题·····	177
第二节 《儿子》中的死亡情结·····	188
第三节 基罗加笔下的死亡悲剧·····	196
第四节 基罗加笔下的死亡与恐怖·····	200
第五节 《死去的人》中的生与死·····	204
第六章 基罗加在异国他乡·····	211
第一节 在米西翁内斯·····	211
第二节 在查科·····	216

第七章 基罗加和其他作家·····	219
第一节 基罗加与爱伦·坡·····	219
第二节 基罗加与科塔萨尔·····	222
第三节 基罗加和名家们的厄运·····	224
第八章 其他·····	230
第一节 基罗加笔下的门苏·····	230
第二节 基罗加的生态批评·····	232
第三节 基罗加与电影·····	235
附 录·····	240
一 基罗加在中国纪事·····	240
二 基罗加著述书目·····	243
三 生平及创作年表·····	246
四 参考文献·····	252
五 《作家和他的职业》·····	254
六 《我所了解的基罗加》·····	258

第一章 基罗加其人其事

第一节 家世、童年与少年时代

19 世纪上半叶，基罗加的先辈在阿根廷北部定居，当时正值一个新国家诞生。在他的先辈中，有一个人在造就这个新国家的屠杀、破坏、伟业和野蛮行为中获得荣耀和名声，他就是阿根廷历史上的著名大军阀法昆多·基罗加。与此同时，新的枝杈也从基罗加家族的大树上脱颖而出，其中之一便是阿根廷军队的上校迪奥尼西奥·基罗加。此外，还有基罗加的父亲普鲁登西奥·基罗加，他曾担任阿根廷驻乌拉圭东部共和国的副领事。

在基罗加的家族中，涌现过“英雄”和外交官这类名声显赫的角色，但也不乏文人墨客这类文质彬彬的人物。奥拉西奥·基罗加便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虽然在文学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生活上却很不幸，一生充满了坎坷和挫折。

1878 年 12 月 31 日，基罗加生于乌拉圭萨尔托城，他的全名是奥拉西奥·西尔维斯特雷·基罗加，取此名是因为他出生在圣西尔维斯特雷节。他是普鲁登西奥·基罗加和帕斯托拉·福尔特莎的第四个孩子。他父母于 1868 年 4 月 25 日结婚，这对夫妻的爱情结晶是：大女儿帕斯托拉、二女儿玛丽亚、三儿子普鲁登西奥和四儿子奥拉西奥。这对夫妻组成的家庭高贵、富有、生活美满、有文化修养。

普鲁登西奥·基罗加是19世纪末乌拉圭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他有一颗勇于闯荡的心灵，一开始就是一个做生意的能手，在生意场上突飞猛进，控制了许多大企业。这些企业像赌博一样吸引着他，他像一个赌徒一样有输有赢，也像一位贵族一样冷漠无情。在他的眼中，金钱不算什么，可能在骨子里他就蔑视金钱。在花钱方面，他大手大脚，像个公子哥儿，过着奢侈的生活。他拥有豪华的车辆，他像蒙得维的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百万富翁们一样喜欢度假。此时一个出乎意料的事件导致了一场悲剧：普鲁登西奥·基罗加的孩子们患了痉挛性的咳嗽，最小的孩子奥拉西奥·基罗加只有两个月大。当时一家人搬到了位于圣地亚哥·奇科的小庄园居住。那里的小动物非常多。普鲁登西奥·基罗加安排了一次郊游，像往常一样全家人高高兴兴、无忧无虑地要出发了。但是奥拉西奥·基罗加旧病复发，母亲不能随父亲去远游，她留在码头上抱着小儿子等待他归来。

普鲁登西奥·基罗加打猎归来，他坐的船在水中前行。他眯着双眼，似睡非睡，夕阳的余晖落在他的脸上。船一会儿就要靠岸了。但在他上岸的那一刻，猎枪走火了，子弹射入了他的胸膛。基罗加说，那是一瞬间，只是神秘的一瞬间。在远方，在记忆的深处，死亡留在了那里，一条空荡荡的船留在了那里，那条大河永远不变，永远神秘莫测。

在一个幼儿的生命中，一天、一小时意味着什么？成年人的时间不能作为参考。成年人靠他们的工作和他们的职责生活，靠他们的生命生活的人很少。幼儿却相反，他们只生活在他们自我中，生活在他们的小“我”中，他们很快就会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一种味道，一个表情，一种声音，足以使他们生活下去。语言、思想只属于成年人，但是孩子不了解这些，只能感觉手臂的热量和嘴巴在衣服或肌肤上的触及。幼儿是纯洁的，自由的。基罗加是一个英俊的小男孩，母亲的女友们频频地抚摸他，吻他。他很早就表现出让人难以接近的性格，很晚才讲话。他的本能似乎就表现在这些最早的感受中。

这个孩子总愿意独自待在房间里，在镜子里看月亮，听树叶的沙沙

声和把杯子放在桌上的声音……不用他做什么，事情就发生、存在或消失……成年人的东西，成年人的生活迅速地进入了孩子的生活，但也很快就消失了。但是还有一种东西，一种混杂着恐怖的暗中的快乐，是成年人所没有的。奥拉西奥知道这一点，那便是“恐惧”，就是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感到心跳，闭着眼睛躺在草地上，藏在一个角落里，听呼叫他的大人们的声音。奥拉西奥玩“感受恐惧”的游戏，游戏使他快乐也让他感到害怕。此外，大人们不理解恐惧，不知道恐惧。恐惧只属于他，是他的东西。

宗教游行在进行。骨瘦如柴的手举着圣母像。妇女们包着白色的三角头巾，低声地做着祷告。穿着黑衣的男人们响应着妇女们的祷告声。头戴法帽的神甫祝福着每一个人。妇女们跪在路边，让她们孩子跪在她们身边。游行队伍经过科尔多瓦的街道，这个阿根廷城市嵌在群山间，像坐落在一口充满阳光的井中。基罗加家的人就在人群中（帕斯托拉·福尔特莎照看着她的女儿），奥拉西奥也在那里，他沉默不语，神情阴郁。游行队伍在前进，一张张疲惫的面孔，每个人都低着头，队伍肃穆而悲哀。奥拉西奥背对着人群画着十字。是驱邪吗？还是仅仅是一种无意识的动作？帕斯托拉·福尔特莎随意地教育她的孩子们。不教他们做神甫，也不教他们做耶稣教徒，孩子们有选择的自由。不过，这可能吗？孩子们不能选择，不会选择。奥拉西奥认为上帝的世界就是这些穿黑衣服的男人，就是这些低声祈祷的女人。有一次他走进教堂，看见一排排条凳，祭台上摆着花朵，光线从天窗上照射进来，几座雕像（涂着黄色、紫罗兰色和金色）的肋部总是流着血。他又一次感到了恐惧，就像在他的房间和半夜里感到的一样，这是孩子们见到魔鬼时感到的那种恐惧。

帕斯托拉·福尔特莎是那种应该在母权制时代生活的女人，她有原始时代女人的聪明本能。她能够解除一个扒手的武装并开枪把他赶出家门，她能够无泪地承受丈夫的死亡。她是大地，真理，是伟大的孕育者。在她身边谁会感到软弱呢？她身上没有女英雄的影子，她的势力

范围只是她应该管理的那个家庭。我们可以看到她在儿子身边翻阅一本西班牙杂志，大孩子们去上学了，这个小儿子感到安全（就像原始时代的孩子在篝火边一样），感到在母亲身边既平静又快乐。世界在外面。但是在这里，在基罗加家的四壁中间只有母亲，没有别人。这便是一切。小儿子望着墙上的影子，听着从外面传来的声音。他不想听懂什么，而宁肯感觉迟钝，不声不响地待在那里，待在那种愉快、柔和的气氛中。

模糊不清的词句，难以解释的言语，孩子几乎让人不明白的眼泪或态度，使他感到惶惑和气愤。从他很小的时候起，陌生的东西的幻影就在这里，围绕着他的童年的生灵就在这里。孩子的好奇心停留在了他所演的戏剧的道具和形象上。他需要积极地参加。只有大人们才对环境让步。但是在孩子那里，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为他而发生。奥拉西奥·基罗加精辟地记述过这样的印象，他在《我们的第一支雪茄烟》中说：“但是现在，重大事件发生在我们自己家里，当我把此事告诉站在街门口观望的第一个男孩时，我的眼睛里已经现出一个戴重孝的孩子第一次从他那些惊呆了、忌妒的小街坊们面前走过时的虚荣心。”对一个孩子（对基罗加笔下的多多少少带有自传色彩的人物）来说，葬礼、一位姑妈的死亡是一个稀罕的节日，在节日中他占据首屈一指的位置。“孩子们不幸的是，大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家里”，基罗加在文中写道。后来，他又在文章中详尽地讲述了一件可能具有自传性的事情：小男孩吸着第一支雪茄烟，躲起来假装出了什么事，结果成了全家注意的中心，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他。他的目的（有意或者无意地）达到了。“他”是作品中的人物，“我以一个孩子的全部力气和全部激情吸着烟，我相信，这是第四袋烟。我只记得，最后甘蔗田完全变成了蓝色，并且在我眼两指远的地方舞动起来。两三把槌子在头两侧打击着我，与此同时，升到嘴巴的胃口直接渴望着吸最后几口烟”。

.....

“当我被人抱到家里后，我醒过来。尽管我患了可怕的病，仍然觉

得在继续睡觉，不管会发生什么事。”

.....

孩子吓唬大人，得到母亲抚爱的奖赏。他还能要求什么呢？此外，他也知道，这一切不是真实的，只是在玩游戏。孩子在世界上总是嘲弄大人。他看到的東西是不同的，是不可理解的。他的王国是寓言的。对孩子来说，钟表不是计时的器具，而是一种盒子里有音乐的玩具。一切就是这样。幻想是他唯一的、不可能的真理……

年幼的基罗加被送进学校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再也不是一个孤僻的、寡言少语的孩子。他的性格和肉体上，打着好斗的印记。在共济会的帮助下，他进了海拉姆学校，并取得了名列前茅的成绩。但是他并不是老师们喜欢的学生。他太不听话，太有“个性”了。从童年时代起，基罗加就是一个不守纪律的孩子。同学们都怕他，躲着他。小小的基罗加总是用拳头解决他和同学的矛盾。另一方面，他一上学就丢掉了许多他喜欢做的事情。

“今天我不去上学了。”他对母亲说。

那一天他就没有去上学。他走遍了陶器作坊、刀剪作坊和木工作坊，他急切地学习手工行业。从那以后，他就喜欢对一切东西亲手加工。

后来，他从海拉姆学校进入多学科技术学院。他在学校重演着开始上学时的场景，只不过稍有不同罢了。基罗加不能忍受某一种方法、某一种课程的约束，他只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此外，他的看法不总是和老师的看法一致。所以他喜欢卡塔戈胜于罗马，喜欢埃斯塔帕胜于雅典。这是信念吗？不，这不过是反叛的兆头，不管所有的人怎么说。是的，在他的人格和性格中，已经冒出了与世界抗衡的萌芽。他的确是一个与环境、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他将永远是这样的人，甚至在成功的时刻。当他离开多学科技术学院进入大学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拿到一张文凭，不是为了谋个什么职业。他学习历史、化学、哲学……当学生的基罗加的性格和他当作家、做垦荒者的性格一样：他始终是一个

实验者，是一个扎不下根的旅行者，总是一个把信念或希望建立在旅行的变化上的人。

“我要去当海员。”

当他母亲问他到底想干什么时，他这样表示他的志愿。于是他办了去布宜诺斯艾利斯航海学校学习的手续。但是这不过是做做样子。他照样去进行他那些不正规的学习，照样去闲逛，照样去手工艺人的作坊。他可以在一位名叫希奥尔达诺的手工艺人的机器修理作坊里待好几个小时。然后他去马西亚木工作坊，在那里和木匠师傅的儿子一起编写哲学对话。这是他第一次同有知识的人建立联系，也是他第一次练习写作。但是基罗加喜爱的事情不只这些，他还酷爱自行车运动。他的房间的四面墙上贴满了他崇拜的明星照片。他母亲已经丧失了对基罗加这个大学生的希望。他的爱好，他的倾向，表明他是一个“不务正业”、没有目标的年轻人。所以毫不奇怪，今天他拿着步枪参加派别斗争，明天又参加国民警备队，身着士兵服装出现。职业、级别，对青少年时代的基罗加来说，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他非常喜欢摄影、化学。一天下午，突然响起一声爆炸声，这是基罗加的最后一次“实验”。但是实际上，最危险的实验不是他在实验室里进行的。一个迷失方向的年轻人的那些变化、那些改变难道不是更危险吗？基罗加总是濒临错误的边缘，距离悬崖只有一步。他的才智被引向了最无希望的方面，他不能脚踏实地。对萨尔托的一个资产阶级青年、一个出身名门的孩子来说，还能够干什么呢？有大学，有生意……但是基罗加对什么都不感兴趣。那么他能干什么呢？生活需要做出决定。他做不了决定，他缺乏必要的准备，必要的修养。一个人面前的道路既多又陌生，他选择哪条路呢？基罗加走入了迷宫，转来转去，迷失在了里头，“走投无路”。

1891年，帕斯托拉·福尔特莎和阿斯森西奥·巴尔科斯结婚。基罗加明智地接受了母亲的再婚，和继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这一对再婚的夫妻的生活并不顺心，并不幸福，因为5年后，基罗加的继父不幸发生脑出血，致使他肢体瘫痪，并患失语症。已经年满18岁的基罗

加十分懂事，很爱他的继父，对继父尽心尽力，关怀备至。然而有一天，尽管行动不便，巴尔科斯还是凭借一条腿有限的活动能力，努力爬到放猎枪的地方，把枪口抵着下巴，用脚扣动了扳机。基罗加第一个听到枪声，迅速赶到继父的房间，发现继父已经面目全非，躺在地上死了。基罗加顿时目瞪口呆，悲痛之极。

这个悲惨事件无疑对基罗加的性格产生了深刻影响。三年后基罗加写了一篇小说，题为《失眠之夜》。他在小说中描写了死亡的恐怖情景、人死后的惨状、流血让人心中产生的近乎歇斯底里的痛苦。基罗加的研究者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①在其著作《被流放的人：奥拉西奥·基罗加的生平与创作》中曾引用过基罗加年轻时写的创作笔记中的一页，那一页的题目是《阴影》，内容是：

悲观主义多么痛苦！当我听到我的朋友谈他的未来、谈论荣耀和年轻人的向往时，我就心情激动。我觉得自己不比他差，所以我想，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充满信心和快乐，特别是快乐！那有多么美好！……可是我不能够。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可避免的倾向席卷着我，使我没办法离开它。我在自己的痛苦和悲伤中感觉到一种快乐，我渴望再忍受些痛苦，以便在我的怀疑主义深处找到一种强有力的、具有让我们难以忍受的永恒痛苦的色彩的现实。

他所说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可避免的倾向”，毫无疑问是指他当时所读的作家狄更斯、巴尔扎克、左拉、莫泊桑、海涅、贝克尔、雨果、爱伦·坡、达里奥和波德莱尔等作家形成的倾向。尽管他有这种忧伤、痛苦和悲观主义情绪，一些朋友还是把他变成了一个相当乐于交际的人。那个时期，他学会了弹吉他，爱上了意大利歌剧，特别刻苦努力地练习剑术，并且无比喜爱自行车运动。

^① 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1921～1985），乌拉圭文学批评家。

第二节 叛逆

1893年，15岁的基罗加本应是一个风度翩翩的英俊少年，但是在一张旧照片上看到，他的身材是那么瘦小，手臂和双腿倒还结实。他一身自行车运动员的服装：下穿短裤，上着汗衫，汗衫上别着几块奖章。他双手握着自行车把，俨然一副自行车赛冠军的派头。他这个自行车运动员，脖颈细长，面色健康，头发垂在额头上。看他的样子，好像随时都会跳到自行车上去。是的，他已经把脚踏在脚蹬上，像职业自行车运动员那样倾斜着身躯，跨上车子，猛一用力，自行车顿时飞驰起来，吓得正在横穿马路的居民们又是躲又是跑。路旁的树木像走马灯似的迅速闪过。还有房屋、风车、马车等，都一一被他抛在后面。他汗流满面，咬紧牙关，拼命向前，直感到头晕目眩。到了城郊，到了山下，他减慢了车速，不一会儿便下了车，向一幢破房子走去。那是一幢能产生回声的房子。在傍晚谛听那房子发出的一声声重复的回声很有意思，就像把一块石头扔进水里，激起一层层涟漪，也像观看忽隐忽现的星光。那回声沿着一座座山向远方传去。



**Quiroga en el
Consistorio, calle 25.**

基罗加在加伊·萨维尔协会

后来，那幢破房子变成了“三个火枪手”的藏身之处。奥拉西奥·基罗加、阿尔贝托·J. 布里格诺莱和何塞·阿斯达组成名为“加伊·萨维尔协会”的文学团体，他们没有斗篷，也没有剑，但是跟三个火枪手一样打打闹闹，十分快活。他们经常去那幢破房，朗诵他们的

诗歌习作。他们说：“回声长时间回荡，听来像真正奇特的音乐。”这几个诗人放开声音朗读他们的诗歌。我们不难想象这“三个火枪手”在破房子里高声朗诵他们的诗篇的样子。几年后，到了1900年，基罗加去巴黎期间，想不到那幢破房子出现在他的梦幻中。这两种形象——真实的房子和梦中的房子——在基罗加的心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就像摄影师们说的，那是一种“叠印”。梦境出现在乌拉圭海岸边，在那幢破房子旁边。

在西面，在孔科尔迪亚山那么高的空中，有一道奇怪的光芒。我们都恐惧地望着那里，个个毛发直立，面色发黄，表情扭曲，焦急地、一动不动地望着地平线，那里的土地要下陷了。我们看到，在西面，在闪着紫色光芒的地方，大地还在下沉，还在慢慢地下沉，我们恐惧地观望着大地滑落，同时我们感到十分不安，感到我们的胃正伴随着波劲的大海和大地静静地消失。那是一幅凶险的、世界末日般的画面，漆黑一团，我们站在岸上，只在远方有一道迷惑人的光芒，那里的大地还在下沉……^①

然而，大地并没有下沉。那幢破房子依然站在那里。三个形影不离的火枪手坐在城市某个广场的长凳上，望着漂亮姑娘们走过。大地没有下沉。夜晚，明亮的大厅，一支玛祖卡舞曲，一支华尔兹舞曲，和女人跳舞或谈情说爱的小伙子们……1895、1896、1897……日历一页又一页地翻过，少年诗人的细小的文字聚集在一起。必须教会人们梦想，和他们在一起，和他们的生命在一起，和他们的死亡在一起，他们的岁月千篇一律，他们的日子一天接一天过去，他们的雄心壮志和失败，这一切令人难过。当你还年轻，还生活在一个资产者家庭里时，你可以为人们设想一种幸福，一种理想，哪怕它不能实现，是一个空想，或者你从诗

① 这个梦是基罗加在《巴黎之行日记》中描述的。